

[美] 菲利普·卡普托 著 蒋小虎 译

最残酷的夏天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A RUMOR

OF

战争的传言与真相

THE VIETNAM WAR IN
AMERICAN EYES

WA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最残酷的夏天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美] 菲利普·卡普托 著 蒋小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 (美) 卡普托著；蒋小虎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

ISBN 978-7-5502-2579-4

I. ①最… II. ①卡… ②蒋…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169号

版权登记号01-2013-7966

A Rumor of War by Philip Caputo

Copyright © 1977, 1996 by Philip Capu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Pioneer Culture & Media Co., Ltd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出版发行：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史媛

封面设计：王鑫

版式设计：左巧艳

责任校对：刘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6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21印张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579-4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点评《最残酷的夏天》

“如果有评论说《最残酷的夏天》是有关越南战争的最佳书籍，这都是对此书的一种轻蔑。《最残酷的夏天》是一本顶住危险、离经叛道的著作，它首次要求——这种要求含蓄隐晦，恰是因此却越发强烈——读者自我拷问：换作是我，将会何去何从？我存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自我意识被践踏、被颠覆，不复重要，读者不禁思考那令人绝望的可能性，在自己道德观念的安全网上，也许存有漏洞。这令人惊恐莫名，而《最残酷的夏天》恰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而潸然泪下。”

——约翰·格里格力·杜纳（John Gregory Dunne），
《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头版）

“这是我所撰写过的书评中最沉甸甸的一篇。我想告诉大家，《最残酷的夏天》是对我们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个人记载。的确如此，然而，你是否愿意开卷阅读？哦，我真希望自己能掌控你的生活，这一刻就好。如果你不读《最残酷的夏天》，我就扇你一个耳光，抢走你第一个孩子，冻结你的信用卡，什么我都干得出来。赶紧读！我现在已经病态般地迷恋上这本书了。”

——D. 凯斯·马诺（D. Keith Mano），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改变未来外交和军事走向的人们能将卡普托的这本书摆在床头。本书措辞严厉，言语坦诚，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让人们理解了斗争的诱惑性。本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本书寓意深远。”

——玛格丽特·曼宁 (Margaret Manning),
《波士顿环球报 (The Boston Globe)》

“如果某人曾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龌龊，那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往往令人信服，合情合理。但是，卡普托 (Caputo) 坚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他本人，战火硝烟和直面死亡所带来的情绪往往接近癫狂之喜，夹杂着疑惑与焦虑，这种说法同样令人深信不疑。战争如同强劲的毒品，自然能带来近乎超验之感。菲利普·卡普托 (Philip Caputo) 在本书中用动人而又诚挚的笔墨描绘了恐惧与勇气，最真实地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我们永远相信，他是一位勇士，那场‘绚烂的星火之战’成了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梦魇，几乎将他淹没丧命，而在这之后，他依旧继续战斗。”

——威廉姆·斯特隆 (William Styron),
《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只有一名勇士才能写出《最残酷的夏天》；他是一位勇敢的斗士、诚实的男人、刚劲的作家。他的作品阴森惊悚，大获成功，将会流传永久。”

——斯蒂芬·贝克 (Stephen Becker),
《芝加哥每日新闻 (Chicago Daily News)》

“每一场战争似乎都有人论述：在我看来，卡普托精准地指出了我们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损失。”

——C. D. B. 布莱恩 (C. D. B. Bryan),
《周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

“《最残酷的夏天》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道德的深度和拷问，更是一部对战争现场的绝佳记述。”

——杰弗里·沃尔夫 (Geoffrey Wolff),
《新时代 (New Times)》

“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著作——不为别的，就为其反战的精彩论述。本书精妙绝伦。”

——泰利·安德森 (Terry Anderson),
《丹佛邮报 (Denver Post)》

“在这本刚劲有力的著作中，卡普托完成了一件我们绝大多数人必须完成的事：面对内心的敌人，熬过伤痛。”

——皮特·J. 欧格尼本 (Peter J. Ognibene),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这些讯息是新闻记者无法提供给我们的，它们来自黑暗之心。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新闻周刊 (Newsweek)》

献 给

休·约翰·苏利万 (Hugh John Sullivan) 中士

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一营 C 连

1965 年 6 月，殉职

以及

沃尔特·奈夫利·列维 (Walter Neville Levy) 上尉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营 C 连

1965 年 9 月，殉职

传言与真相

未经历过烽火狼烟的人从何得知战争的真相？古今中外，总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或口述或手写，向我们讲述那些金戈铁马的英勇、白骨露野的残酷、天各一方的凄楚。步入科技新时代，我们还能观看影像资料，从而有种身临其境之感，于是乎，我们自认为握住了战争的真相。然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乃至摸到的，是否就是真的？我们能判断尸首的归属，那么人心的虚实呢？

太平盛世的人们难免觉得战场之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刽子手，即便是保家卫国的同胞也绝不例外。我们没少听有些国家军队的虐囚丑闻，这种想法愈发有了现实证据。而另一方面，身陷战火硝烟的人看到的却是铁血丹心、生死一线和战友情谊。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就黑白难辨的战争愈发扑朔迷离。

菲利普·卡普托先生多少为我们揭开了迷雾。在他这部被誉为“越战文学经典之作”的回忆录里，没有精密高超的战略部署，没有跌宕起伏的峰回路转，没有誓死效忠的爱国高歌，只有光怪陆离的军队高层、无边无际的焦灼不安、善恶摇摆的叵测人心。

全书原文分为五大块，先是拉开幕布的“序幕”，接着是三大章正文（每章细分为数小节），最后是画上句号的“落幕”（包含一篇“后记”）。全文基本依照时间顺序推进，只是在有些地方恰如其分带

领读者回忆过往的纯真，相形之下，眼下的枪林弹雨愈显惨不忍睹。恰恰是散落其间的对照，更让人感受到受制于环境的人心变幻。或许是因为作者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从事过战地记者的关系，外加原文不少地方间接显示，作者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因此，本文不论是篇章组织、说事记人、心理刻画还是措词造句都相当显见其语言功力，皴染式的宏大背景和工笔式的细处着墨相得益彰。

这无疑让这次翻译之旅多了几分挑战。原文出现的人物，很多只是三言两语简单勾勒，可一个个栩栩如生，枪炮的你来我往，人心的左右摇摆，都让这次翻译颇有难度。不过，翻译的魅力恰在此处。翻译之乐不在于脱离原文缚在译者身上的“脚镣”自由乱舞，而是即便受“脚镣”所限，译者依旧跳得自在，观众看得痴迷。这无疑是我作为一名译员的毕生所求。然而可惜的是自己仍才疏学浅、技艺不精，这段“脚镣舞”若有进退磕绊之处，还望观者见谅。最后，感谢那些在幕前幕后提携鼓励我的人们。

蒋小虎

2013年初秋时节于南京夫子庙

你曾耳闻历代战争和战争传言。每每闻之，大可不必坐立不安，
凡此种种必将灰飞烟灭，然终点依旧遥不可及。国家彼此宣战，朝
代相互恶斗，方能更迭取代。硝烟弥漫之中，你终难脱身，身陷死亡。
然能熬至终点，则可救赎解脱。

——《马太福音》



目 录

序 幕	1
绚烂的星火之战	9
死尸军官	139
死亡的灰色国度	187
落 幕	305
后 记	316

**A RUMOR
OF
WAR**



**序
幕**

你沉沉睡去，
身边的我注视着，
听见你浅声梦语，
那些铁血战斗的传奇。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此书绝非一部历史著作。它不是要去指控那些带我们进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先人——他们犯下的错，却用无辜平民的献血来补偿。总体而言，此书只不过是讲述战争的故事，讲述战火之中，人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战争对这些人的影响。严格来讲，此书是一位士兵在回忆我们历时最长的冲突——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失败，书中记载了士兵漫长而又苦楚的切身经历。

1965年3月8日，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步兵，我跟随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第九旅的一支营在岘港（越南港口城市）着陆，这是美国派去印度支那半岛的首支分队。1975年4月，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重返故地，报道了共产党战争，那次冲突以西贡失守而告终。我是在越南战斗的首批美国人之一，也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就在撤离的数小时之后，北越军（North Vietnamese Army）攻入首都。

本书主要忆及了1965年至1966年间，我服役海军陆战队的经历。本书末尾附上一篇我撰写的后记，简要讲述了美国撤离的故事。两次事件相隔不过十年，然而美国带着耻辱从越南撤退，想想当年入侵越南时我们的信心满怀，比照之下，似乎隔着整整一个世纪之久。

对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尚未成年的美国人而言，那段岁月恐怕难以揣测——举国上下都沉湎在骄傲自豪和过度自信的情绪里。我们旅的3500名士兵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是“二战”结束不后久，他们身下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肯尼迪创造的“卡米洛时代”^①。那个年代到处

^① 译者注：相传，卡米洛是古代亚瑟王及其骑士居住之地，后用该词象征神秘、美丽、宁静的地方。

弥漫着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加之年少轻狂，我们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海外。

年轻人往往对战争一无所知，因此便心驰神往。“扪心自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向我们发出的挑战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到异国他乡大干一场的理想，我们不由自主地穿上军装。那时的美国貌似无所不能：她仍旧可以宣扬自己屡战屡胜。我们也坚信自己肩负使命，要将美国的政治信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与18世纪末的法国士兵如出一辙，我们自认为在“这场必胜的战局”中，我们绝不会是失败者。因此，三月潮湿的午后，我们背着行囊和步枪，行走在水稻田里，心中暗想，越共分子很快就会乖乖就擒，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崇高善举。行囊和步枪依旧在我们肩上。然而那种信念，不复存焉。

我们曾藐视那帮农民游击队，事实上，我们的敌手意志坚定、不惧死亡，死亡名单每周都在增加，鲜血淋漓令人不敢直视，有了这些发现之后，我们先前的壮志酬酬彻底崩塌。八月，曾被视为惊险刺激的远征变成了一场让人心力憔悴、无的放矢的消耗战，我们不再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战，只想保住性命。

撰写这场战争的回忆录绝非易事。曾几何时，我希望自己不过是一次传统战争的退役老兵，为了某项事业，经历过热血战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而不是翻来覆去的伏击和交火。然而，我们没能经历诺曼底或葛底斯堡，没能经历那些史诗般的冲突，从而决定军队甚至国家的命途。我们的战斗，绝大部分只是为期数周、料想之中的等待，期间还举行莫名其妙的演练，我们穿行在热带丛林里和沼泽地里，练习危险的搜人行动，那里潜伏着狙击手，不停地“袭击”我们，还有各种恶作剧般的陷阱，要将我们一个个拿下。

我们的日子枯燥乏味，时不时会有大范围的搜捕破坏任务，这时我们才能稍微提起精神。不过，历经驾驶领队直升机在某着陆区落地的狂喜之后，往往是日复一日顶着炎日行军，靴子陷在泥土里，火辣辣的太阳恨不得烧掉我们的头盔，在遥远的树林里，看不见的敌人对我们开火。北越军与我们为数不多的正面交火，是我们仅有的兴奋时刻；不是寻常意义的那种兴奋，而是近乎癫狂的与人接触的激动之情。隐忍数周之久的紧张情绪，终于在那短





短的几分钟内得到爆发——丧失理智的暴力，撕心裂肺的尖叫，极尽可能的辱骂。手榴弹发出阵阵爆炸声，自动步枪快速射击声久久回荡。

这种交火除了每周新添数位逝者，再没有别的成果，军事史上不会有记载，西点军校学员们也不会拿来当教材。尽管如此，它们却改变并教育了身处其中的我们；在这些渐渐被人遗忘的短暂交火之中，我们学会了有关恐惧、胆怯、勇气、苦难、残酷和战友的古老教训。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习惯将自己视为永不限死的年岁里，我们认识了死亡。曾经的幻想，最后不知去向，而对于寻常百姓，那种幻想则是在年复一年的分期付款中逐渐磨灭。我们是在一瞬间将那幻想抛诸脑后，不过数月，我们从少不经事蜕变成年，并且过早步入中年。见过了死亡，意识到凡夫俗子不可逾越的有涯命数，让我们在青年时代便留下了不可痊愈的伤痛，就像早在娘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划了我们一刀。然而在当时，我们这一群人超过 25 岁的寥寥无几。离开越南之时，我们一个个奇形怪状，年轻的肩膀上，顶着一颗沧桑的脑袋。

我本人是在 1966 年 7 月离开的。十个月之后，我完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支步兵训练连指挥官的任务，这次光荣使命终于让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也让我逃过了早夭在亚洲的命运。我心中庆幸，像是一个负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缓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怀念起那次战争。

我所认识的其他退伍军人也坦诚自己有相同的情结。不论怎样，我们对越南有种古怪离奇的眷恋，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重返越南。战斗依旧在继续，不过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谓责任、荣耀和牺牲的爱国情怀，也不是如同传说那样，过来人要让年轻后辈踏上满身创伤甚至死亡之旅。其源头，是想看看我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历了雨季之苦，艰苦巡逻，在炙热的着陆地区，日夜担心敌人来袭，和那番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不同。我们与他们鲜有共性。尽管后来我们恢复了平民身份，不过平民世界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曾在那里战斗，我们的战友曾在那里牺牲。

我亲历了那时的反战运动，我努力调和自己的反战情绪和怀旧之感，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我终于认识到，这种调和毫无可能；我无法和反战运

动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因为我曾参与战争，于我而言，战争不是一个抽象议题，而是切肤的情感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紧紧包裹着我的思想、意识和情绪。轰轰雷鸣在我耳中却是大炮发射；雨点坠落，让我回想起前线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夜晚；走过树林，我便不禁寻找警报线或警惕伏击……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反战人士一样高声抗议，可我却无法否认战争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厌恶，也令人痴迷；既悲痛惨烈，也欣喜若狂；既惨不忍睹，也动人心弦。

本书是想捕捉现实中模棱两可的地带。任何一个曾战斗在越南的人，如果他诚实坦率，便会不由自主地承认，他乐在其中，战争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乐趣诡异难明，因为其中混杂着相同程度的苦楚。炮火硝烟之下，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强，陷入恐惧惊悚极限的同时，内心的意气风发到了极致。脑筋转得更快，意识更为敏锐，立刻感受到阵阵愉悦痴迷。这种精神上的兴奋犹如吞食了毒品。这东西也会上瘾，相形之下，生活中其他东西所带来的喜或悲不值一提。

我也曾试图记述步兵营内部那亲密无间的生活，战友之情大可与情人之爱相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和男女之爱迥异，战友关系的维系不需你来我往，不需你依我依，不需频频发誓。和婚姻不同，这种感情不会因为一言不合，或是生活寡味，或是离婚，只有死神降临，才能让彼此阴阳两隔。有些时候，即便死亡来袭，那份感情依旧如故。我的两位朋友为了将战友的尸体从战场上带走，最后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这份彼此关爱质朴无私，这种不分你我的情感，是我们在战争冲突中见证的崇高精神，否则，战争不过是只庞然怪物。

不过，如果战争没有这么残酷，恐怕我们也无法亲见这份关爱。越南战场无疑是对一代美国士兵的严峻考验，他们被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正是因为战争的丑陋、日常生活的肮脏、比拼杀敌数量的扭曲，让我们彼此更为亲密。似乎，在战友互爱之中，我们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找到了守住那一丝残存人性的方法。

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的区别在于——彻头彻尾的残暴野蛮。





这种残暴野蛮让为数众多的美国士兵——家住阿华州农场的善良纯朴的孩子们——屠杀平民和囚犯。本书最后一章将聚焦这一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供出如同谋杀的同犯，而是希望以我本人及其他几人为例来说明，因其本质，战争能让一个本是精神正常的人变得扭曲失常。

很多人对美国在越南的穷凶极恶夸大其词，不是夸大其程度，而是扭曲其根源。对诸如美莱村屠杀等残暴事件最为常见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种族主义论，即认为美国士兵觉得杀害亚洲人易如反掌，因为在他们看来，亚洲人根本算不上人类；另一种则是声称人生来就有暴力倾向，只要有战争作为借口，屠杀本性就会被暴露。

和所有概括分析一样，两者都多少说了点事实；然而两者都忽视了北越军和南越军（简称 ARVN）对其本国人民的行径，而且两者都忽略了第一次印度支那半岛战场上的法国势力。

绝非是人性本恶——除非说人人心中都住着恶魔——不过当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时，则会显示出恶的一面。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结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还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早在我们到来之前，20 年的恐怖主义和手足相残，已经让这个国家的道德图谱没剩下多少可值得颂扬的东西。在和政府势力眼中，镇压即便称不上是优势，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是以原则之名还是出于复仇，在越南战场上，暴行简直和弹壳、铁丝网一样，见惯不怪。我们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绝非生来残酷无情，不过自抵达岷港，他们便立即认识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敌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时候，战争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战友情谊往往也是最残酷罪行的源头——为遇害的战友报仇雪恨。有些战士无法承受游击战的压力：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高度警惕，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无法区分平民和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细微的挑衅，都能让他们丧失理智，大肆杀戮，如同一台迫击炮。

有些则出于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而变得冷酷无情。自保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强大的精神，能让成人变得胆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让人在面对潜在威